



菲莎文萃

第 107 期

总顾问： 痍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刘明宇 靖莲英 杨柳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段莉洁

责任编辑： 杨柳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加拿大大华笔会

联合主办

# 新岁寄语

文 / 刘荒田

## 其一 “留下来的”

爱因斯坦有一名言：所谓教育，就是“忘记了教室所学后留下来的一切”。教育未必可与“上学”划等号。广义的教育，提供者除了学校、还有家庭和社会。即使局限于按部就班的求学，课堂上学到的书本知识，从时间这神通广大又不着痕迹的“筛子”穿过，必然陆续失去，时间越久留下的越少。

我有的是感性体验。我完成高中学业，在 58 年前的 1966 年。数学科虽然学到代数，如乘方开方，还有一大堆几何定理。离开校门至今，日常生活中用得着的，限于初一所学的分式，最常用的是九九表。化学科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科的磁场，早送往爪哇国。如果说，理科不需死记条文，要紧的是建立逻辑推理系统。那么，作为工具的外语，按说还是随时用得上的。可惜的是，学了六年俄语，加上毕业后自学，普希金的抒情诗、克雷洛夫寓言原文勉强可以阅读了，然而，如今连字母都发不出音，单词只记得七八个。十多年前，遇到教我五年俄文

的老师，开玩笑道：“您给的已几乎全部清还。”他豁达地回答：“是吗？我怎么没看到？老实告诉你，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原来，他后来改行教英语，俄文也忘记大半。



待到老师们在讲台上殚精竭虑地传授的知识烟消云散，“教育”的本质遂水落石出。如果是成功的教育，效果应如此：学生初步构建观察与思维的框架，养成综合和演绎的能力，确立价值取向和人格。还有，团体活动所训练的沟通技巧，体育锻炼所培养的竞争精神，加上强健的体魄，昂扬的气概。如果是失败的教育，课堂只能制造复读机式的记性，只会解试题的拟机器人，加一副深度近视镜。颇含讽刺意味的是：社会津津乐道名校、名师的功德，升学率如何高，多少学子进了一流大学，出了几名高考状元。然而，学生进入社会以后情况如何，语焉不详。

以上是一概而论，且具体到已离开校门半个世纪的“老三届”，我是其中一分子。这群体已进入老年，只要检视一代人的平生，特别是晚年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水准，便晓得，经岁月“过筛”所遗留的，以“坏东西”居多。诸如：对在校期间的被“洗脑”缺乏反省，少年时的思维框架得以维持，只是掺和自保的世故。一方面媚于表面功夫，高调、跟风、偏狭、闭塞、奴性；一方面暗里为得不到特权而愤愤。言与行的乖离，公与私的混淆，可以说，我们被教育毁了。

另一种“留下来”和书本知识类似，它就是出名的刻薄语：诗歌的翻译像筛子，变为另一种语言以后，诗意漏掉，只剩渣滓。此说虽嫌极端，但不失尖新。愈是语言炉火纯青，节奏、声律上出彩的经典之作，翻译愈是残忍和笨拙。逃得过劫数的，是不以语言取胜，而在诗意极端纯粹，直达人性的核心，诗情具共鸣“最大公约数”，这一类诗有范例，如“床前明月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圣经》中的众多警句，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还有别的“筛子”吗？且看庆祝过银婚、金婚、钻石婚的夫妻，他们的爱情，被漫长的岁月筛过，性爱这爱情的“血肉”一点点地失去，到老年，床第之欢留在记忆，肌肤之亲剩下牵手。至此，爱情的纯净和悠长，只有初恋的火苗刚刚燃起时可以比美——那是近于无色的浅蓝。

描绘这一现象，中国有形象的老话——出水才看两腿泥。还有：淘尽黄沙始到金。

## 其二 什么是写作的归宿

写作，作为职业，作为敲门砖，作为兴趣，作为安身立命处，各有选择。有一点是共同的：写出来，让别人读。除非是涉及某人某团体阴私的“爆料”，读到的人越多越好。洛阳纸贵，名满天下，说的是现世。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指向身后。“良贾深藏若虚”，藏是不让外人见财起意。文人的藏，是想战胜伴随时间的秦始皇、蠹鱼、雨雪和火灾，归根到底是为了“传”。说来说去，文人的“软肋”，永远在被人赏识，作品得以流布。所有这些，都以“作品存在”为底线。有了，才分优劣，才有寿命长短的讲究。

想到这里，一惊，自问：秀陶的小说呢？老友秀陶（1932-2020），是海外散文诗第一家，他自信满满，声称“拙作”和全世界最出色诗家所写的“最好散文诗”放在一起，并无愧色。但很少人晓得，他是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写手。早在本世纪初，他从洛杉矶寄来一沓纸质文稿。我打开一看，是写在每页五百字的文稿纸上的短篇小说，一共三篇。

时隔二十年，我对其中一篇记忆犹新，将之誉为当今最佳作，足



和与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的杰作一较短长。它写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未战乱中的家乡湖北，两个人物——少年的“我”和逃难途中孤苦伶仃的少妇。故事的舞台，只是“我”的乡村老屋外的一角。少妇流落到这陌生之地，筋疲力尽，乞求“我”的家长允许她在屋外檐下露宿。获准以后安顿下来。因兵荒马乱，短期内无法离开。于是，少年朦胧的性冲动、对陌生女子的好奇、怜恤、爱慕；绝境中的女子的软弱与坚强，抗拒和接纳，以冷静的笔调徐徐展开，太吸引人了！我一读完，就给秀陶打电话，劈头一句：“给我说实话，是不是真人真事？”他淡然道，虚构的。我那时所揣的标准，是能否乱真，它完全做到了。其他两篇也极好。我问，是不是要投稿？我可以推荐。他说千万不要。我问原因，他说，还要改，不急。就这样拖下去。到我担任旧金山文学季刊《美华文学》主编时，下决心以头条推出。向他要，他先说忘记了。再追问，他说想是想起来了，但找不到稿件。我在家翻遍抽屉也渺然。一篇很可能具不朽地位的作品就这样永远湮灭。如今想起，心依旧隐隐作痛。

这一类文人中常见的得失计较，渺小之极。我惋惜之余，自问：秀陶如此，一众文人殚精竭虑而成的作品，逃过淘汰，幸存于今世的有多少？别说渺茫的“以后”了。反思这可悲的宿命，不是怂恿自己抛却文学，找别的消遣。“老狗教不出新花样”，这英谚的另一面就是：“老东西”抛不开积习。

老来重新为作品的归宿定位，那就是从向外转向内。这一转向，除了破“不朽”的执念，还有抛却“知音”情结。贾岛的《题诗后》：“两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得，归卧故山秋。”是赌气之作，视为对人间“要挟”也未尝不可。可是，凭什么非要人家变为你肚子里的蛔虫呢？说来说去，余年只宜把作品的归宿定于自娱。自嗨也无妨。写了就撂在一边，一如用过的避孕套。狂欢只在过程。你得到了，不就结了？



### 作者简介

**刘荒田**，广东省台山人，1980 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已出版散文随笔集 40 种。2011 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2017 和 2018 年两年均进入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前十名。





## 圣诞新年漫话

文 / 桑宜川

近年来中国内地时常有不过“洋节”，抵制过“洋节”的宣传，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国人除了尊崇农历，日常生活都是依循农历的年月日运转的，如今许多“洋节”都已成为世界性的节日，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为人类社会所广泛接受与认同，乃是尊重不同文化的用世态度使然，可圈可点。回望历史，圣诞节和新年元旦源自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及深入人心的文化定位，尤其是新年元旦，如何抵制得了？这一天早已为华夏民族所接受与认同，顺其自然就好。

举例说，圣诞节如果抛开其宗教起源，其之所以对西方人如此重要，也是因为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重要节日，就好象华人过农历新年，早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节庆。世界上的第一张官方发行的圣诞卡出现于1843年，当年英国的亨利·科尔（Henry Cole）爵士委托知名画家约翰·霍斯利（John Callcott Horsley）设计了写有圣诞祝辞的贺卡，在下方写上收件人的姓氏，背面填上地址



后便可通过邮政寄送，售价每张一先令，相当于现在的5.5英镑。这张圣诞卡图案展示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场景，左右两侧备有食物和衣服救济穷人，蕴含着慈善的永恒主题，因而成为了经典，至今不衰。

那个年代，这样一张可作为邮资凭证的圣诞贺卡对普通家庭而言价格不菲，只有生活富裕的人家才能支付得起。史料记载，初版仅发行2050张，若有藏家保存至今，且品相上乘已属罕见，市场估价约合\$5000美元左右，堪比珍稀邮票。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印刷技术突飞猛进，贺卡成本迅速降低。

到了1880年代，圣诞卡已在欧美国家普及，仅在1880年，英国就生产了1150万张。有趣的是，科尔爵士还帮助创建了英国邮局，于1840年在世界上首次发行了黑便士邮票，三年之后，圣诞卡便应运而生，流传开来，深受民众青睐，逐渐成为了全世界民众在每年岁末传达亲情和友谊的首选媒介，这便是圣诞卡的前世今生。



圣诞节和新年元旦是西方传统节日，与传统的中国春节各有讲究。在欧美国家，挂冬青枝和常青藤，如同中国人贴年画和挂春联，图的是个喜庆。烤火鸡如同华人的年夜饭和包饺子，不管爱不爱吃，共同的习俗就是：任性地剩下一大堆，方显年年有余。圣诞树也是每年都离不了的主打饰物，不然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送贺卡如同没有压岁钱的红包，早已浸入西方人的属灵生活。圣诞节买礼品，也和办年货一样，心甘情愿地去“剁手”，因为这是向亲朋表达爱意和关怀的好时机，其实东西方文化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摆放圣诞树的做法在北欧早已有之，但是一直到1830年代才逐渐传入英国。据说184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王子在温莎城堡家里摆了一棵圣诞树，报纸上登出了女王一家围坐树下其乐融融的照片，从此以后，圣诞树就越来越流行，成了常青的时尚。英国最有名的圣诞树当属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鸽子广场）那一棵，高度达到24米，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到访，一睹其风采。自从1947年开始，挪威首都奥斯陆每年都会赠送一棵圣诞树给英国人民，表示对英国在二战期间支援挪威的感谢，这棵圣诞树成了英国和挪威人友谊的象征。

圣诞节的传统饰物有冬青（holly）、常青藤（ivy）和槲寄生（mistletoe）等几种。如今槲寄生还保留着浪漫的意蕴，若在门框上挂一把，可表达爱意，因此，购买时浆果越多越好，才是上品。传说基督教诞生前，这些绿色植物是人们用来庆祝冬至的，据信它们能驱邪除魔，庆祝新生的含义。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后，人们赋予这些装饰物宗教含义。比如耶稣背负的十字架是冬青木做成的，耶稣头戴用冬青枝编成的花冠，上面的浆果原本是白色的，后来耶稣的血将它染成了红色等等。有一首非常动听的圣诞歌曲就叫《The Holly and the Ivy》。经年累月，这两个字的组合几乎成了圣诞节的同义词。



百果馅饼（Mince Pie）是圣诞节期间不可或缺的小点心。最初里面包的是肉馅、水果和各种香料。据说创作灵感来自十字军东征时体验的中东美食。通常百果馅饼里要装13种食材，代表着耶稣基督和门徒，形状是椭圆形，象征着耶稣诞生的马槽。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肉馅不见了，百果馅饼的馅成了各种干果等。常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如果从圣诞日开始，12天内每天都吃一个百果馅饼的话，那么今后12个月你的生活将充满幸福。

关于圣诞袜子的传说，一位贫穷的老人担心付不起嫁妆，没有人会娶自己的3个女儿为妻。圣徒尼古拉斯得知了他的烦恼，希望能够



帮助他们。在圣诞夜，老人的3个女儿把长筒袜挂在壁炉边烤干的时候，尼古拉斯通过烟囱往袜子里面扔满了金币。如此美事，别人当然要仿效了。圣诞老人的原型就是圣徒尼古拉斯。后来被荷兰人称作Sinterklaas，也就是英语世界的Santa Claus。圣诞袜子按规矩应该挂在壁炉边，没有壁炉怎么办？粘在窗户上、大门外，宗旨是确保醒目，要让圣诞老人看得见。

圣诞新年期间的传统文化活动还有童话闹剧（Pantomime）简称Panto，剧目多根据童话改编，比如睡美人、灰姑娘等。据说18世纪时传入英国。现在是圣诞节不可或缺的家庭娱乐项目。一般从节礼日（12月26日）开始上演。流行歌星、主播、喜剧演员客串登台。故事情节通常被改头换面，宗旨是搞笑。看Panto，观众参与、与演员互动很重要。特别是小观众，既要加入合唱，又要合作变戏法、还要给坏蛋起哄，给好人提醒，完全就是比演员还忙还累的节奏。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圣诞新年，人人参与，各得其乐。

今年的圣诞新年又如期而至，全球为之期待。这个在西方文化里如此重要的日子，其实也多见于文学作品，源远流长，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行笔于此，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查尔斯·狄更斯的A Christmas Carol《圣诞颂歌》。这是一部让“慷慨分享”的圣诞节理念广为流传的一本书，深刻地改变了现代圣诞节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和价值。富有却吝啬的斯克鲁奇（Scrooge）在圣诞夜被三个圣诞精灵造访。在精灵的带领下，他看到了自己贫穷却快乐的过去，手下小职员买不起礼物却其乐融融的现在，以及衰老的自己孤苦伶仃的未来。他体会到，施舍原来比索取更快乐的意义所在。这本经典之作语言朴实流畅，非常适合作为提高英语阅读。也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人们开始把火鸡作为圣诞大餐的主要肉食。

阿加莎·克里斯蒂写过一篇圣诞题材的小说《圣诞节布丁》。她是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其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等，闻名遐迩，是世界文学史上一等一的大作家。除此之外，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圣诞节的早晨》，颇负盛名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笔下的《羊男的圣诞节》，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笔下的圣诞故事《麦琪的礼物》，篇篇佳作，脍炙人口，为读者所喜爱，都已成为世界文学大观园里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

在欧·亨利笔下，麦琪是聪明人，他把礼物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



耶稣，恰如其分，至今读来饶有趣味，令人爱不释手。如果你已腻歪了在中国内地城市邂逅的圣诞节，已变味为购物节，情人节，那就且让这些带有温馨的圣诞经典记忆，点点滴滴，把我们带回到遐思中的火炉旁、烟囱下和圣诞老人的雪橇场景中，在那样的氛围里体味圣诞新年的真意。

记得同辈作家王安忆说过：“要读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所言不虚，《麦琪的礼物》是那样的温馨如许，以当年欧·亨利编写故事的能力，在这个文本中尽量满足读者的胃口，把故事讲圆满，成为至今仍被反复改编的名篇，这种旺盛的虚构能力实在令人惊叹。欧·亨利那娴熟的手艺，甜美而伤感的写法，或许正是很多当代作家已经失落的特质。

记得上世纪 30 年代，鲁迅每到了岁末，都要沏一壶茶，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翻检书笈，或闭眸回首过往的一年，世事如烟，又在他

的眼前浮现。朱自清流寓英国时也写过一篇关于英国人过圣诞和新年的散文。他触景生情地写道：“这年头人们行乐的机会越来越多，不在乎等到逢年过节，所以年情节景一回回地淡下去，像从前那样狂热地期待着，狂热地受用着的事情，怕只在老年人的回忆、小孩子的想象中存在着罢了。”朱自清的中国式感喟不无道理，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但若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岁末的这二个盛大节庆似乎永不过时，依然长盛不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演绎的。



#### 作者简介

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以治学为业，研究兴趣广泛，涉及文史哲。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



人工作的他吃什么饭都是以便宜当先的。他告诉我，每到周末，他煮一锅意大利空心粉，撒些起司与用牛肉馅炒好的西红柿酱拌好，分五份儿装饭盒放入冻箱，作为一周的午餐，既快捷又便宜，还营养齐全，从 Walmart 买总共也不过二十美金可吃一周。被这位从肯尼亚来的同事之节约精神所感动，看着他吃饭的香劲儿，我想起在中国满街都是各种美食，既便宜又诱惑。沙格满脸的笑容很治愈，虽然新移民生活不易，可他很乐观。

疫情以来我们单位从东部来了很多非裔旅行护士，与他们打交道就成了一门不言而喻的艺术，以前没有这方面经验。这不，说曹操曹操就到，梅西哭丧个黑脸问我：“你觉得我们的新领导，那白女人怎么样？”

我回答：“她人不错！爽快，做事不拖泥带水。”

梅西吞吞吐吐地说：“你知道上周发生的事吧，我生气回家了，你顶了我的班，这件事让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种族歧视。”我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生气的样子觉得好笑。

上周有一天，梅西被安排到一位闹自杀的年轻病人房间做看守人，她顺手拉了护士区一把舒适布面电脑椅进去，被女经理发现后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楼层有规定，在病房里只允许用折叠椅，方便擦洗消毒。梅西争辩说在病房里要坐十几个小时，这么硬的椅子太不舒服喽，说领导没人情味儿，两人顶上了。她认为这白人女领导没人情味儿，看她是个黑人，有种族歧视，一生气梅西立刻称病撇下患者不管了回了家。女领导把我叫来顶班。

一周过去了，梅西还在生气，说自己一周都在失眠状态，就是想不通此事。我摸着她油光发亮的黑胳膊笑笑说：“从我的角度与感觉来说，我们领导没有种族歧视，她就是就事论事，她是个直爽人。你不知道吧，她的老公就是个非裔，家里还生个黑女儿呢。自从她当了部门经理我们部门新员工非裔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我都恍惚，还以为我到了非洲呢。”

梅西被我语重心长的话逗笑了，她说：“听了你的话我心里好受多了，我把心里的憋屈讲出来好多了。我和我妹妹都喜欢你，你亲民，我妹妹在你的鼓励下学成了护士，也减肥成功了。”梅西有些激动地握住我的双手。

我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对她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哪里的人种都有，谁也别嫌弃谁。人之间误会歧视也是难免的，哪个国家

都有，比如在中国，城里人还嫌弃农村人，大城市人还看不起小城市人呢，但我们自己首先要自爱自重，要有自信，不要让别人抓住话柄说你不懂规矩，不勤劳。还有不要先入为主，觉得自己是非裔、是亚裔，就觉得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儿就构成种族歧视，其实那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比如像路怒一样，一时冲动会搞出不良后果。”梅西闪着大眼睛，露出一排白牙笑了。

在女人堆里我混了几十年，在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不同肤色的女人堆里平衡着自己的心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太敏感那就没法儿工作了。我建议梅西有机会找女领导谈谈心，释怀吧，也为自己今后可以睡个好觉。何必与自己过不去。

自从到了美国自觉自愿地变得开朗了许多，一改自己比较内向的性格。去上班除了要照顾好好自己的病人，还要试着与各种肤色各种信仰的同事搞好关系，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环境当作取之不尽的写作源泉。

病人与病人之间也有唧唧歪歪的问题，因为医院繁忙，今年我们医院破天荒第一次把个大病房搞两张病床，中间帘子一拉住俩人。那



日我当班，二楼病房里的两个病人几乎要干上了。年轻的嫌年老的用厕所次数太多，年老的嫌年轻的脚臭，虽然没打起来，可言语间你一句我一句，针尖对麦芒。我打趣地对两人建议：“你俩一个用尿壶，一个去洗澡，再给你一双新袜子套上不就解决了。”

他俩暂时不吱声了，因为最后我撩了一句：“你们声音再大点儿估计会惊动保卫科，再说你们俩又不是永远住在一起，急诊室里还等着很多病人没办法安排呢。”我也觉得自己说这些话有些过，但能顶用了就不过分。生活里不总是慈眉善目。

就快要下班了，明天就是 2024 年元旦新年，我向病人及同事说“明年见！”，告别之际有种满足感。心想着要开启一个全新的生活，打心眼里蹦出四个字“亲爱的新年”。



#### 作者简介

水仙，本名符水仙，早年毕业于西安文理学院中文秘书专业。九十年代中移民美国，居西雅图。先后在《西华报》《侨报》《世界日报》发表散文、随笔、小小说百余篇。文章编入《葡萄前行》《抹不去的痛》《隐藏的创伤》等书籍出版。

## 亲爱的新年

文 / 水仙

早上，我睁开双眼洗漱完毕，一边开车一边听着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路走过湖边的森林小道来到医院上班。

眼看就要七点了，我一个箭步冲进电梯，里面挤满各种肤色胖瘦不一的医护们，大家面面相觑。可能都要迟到了，没一个人做声，疫情以来电梯里很久没有这么挤了。今天是 2023 年最后一天，仿佛我挤上的是开往新年的魔幻电梯。

我心急如焚地隔着缝隙盯着几乎每层都停的叮当作响的楼层亮灯号码，希望快些抵达六楼。望着同样心急火燎的同命人，我又想，每天离开家和这些各有各的烦恼但却尽力而为的同事们做伴儿也挺有意思的。

午休时，我走进休息室一眼就看见非裔同事沙格正津津有味地一根根挑着沾满西红柿酱的意大利面在吃，见我走进门他先笑了，因为我总是拿他吃廉价意大利面开玩笑。为了养活两个女儿和老婆，一